



歷代小史摘編

兩岐散人朱東光督編

潮陽學訓導唐世延校梓

燕翼貽謀錄

宋王栻撰

國初進士尚仍唐舊制每歲多不過二三十人太平
興國二年 太宗皇帝以郡縣闕官頗多放進士
幾五百人比舊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進士呂蒙
正等於開寶寺賜御製詩二首故事唱第之後醮
錢於曲江為聞喜之飲近代於名園佛廟至是官

為供帳歲以為常先是進士參選方解褐衣綠是
歲賜宴後五日癸酉詔賜新進士并諸科人綠袍
靴笏自後以唱第日賜之

舊制進士首選同唱第人皆自備錢為鞍馬費而京
師遊手之民亦自以鞍馬候于禁門外雖號廷魁
與眾無以異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詔進士
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導從兩節前引始與同列
特異矣

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位者得封
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昉為宰相上言
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
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
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下太宗皇帝嘉
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為太子太師謝氏
鄭國太夫人然此猶因昉有請而從之也至下真
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
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則四海之內均沾
寵惠雖於古禮違悖亦忠厚之至也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
服為其所親生而視之愬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
父穎先娶馬氏生永德為穎所出永德知鄧州於
州解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
以出母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
大臣母妻皆得入謁劉氏存日馬不敢同入禁中
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歎封莒國太
夫人此可為人子事出母之法仁宗景祐三年
九月集賢校理郭禎乞為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太

常寺禮院議詔自今並許解官申心喪

虞書載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三代以後無傳焉惟漢
宣帝時嘗見史不載其形狀如何真宗景德元

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鳳凰三自南入城衆禽
周遶至萬歲寺前樓高木上身如龍長九尺高五
尺其羽五色冠如金盞至申時飛向北去遂不復
見州畫圖來上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可謂治世宜
其覽德輝而下也若麟惟先聖識之漢武獲一角
獸當時以為麟太史公不以為然也太平興國九

年十月癸巳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
性馴善詔群臣參驗徐鉉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
麟也宰相宋琪等賀

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
報其德詔從之乃自負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為美
談不知又有先於修者王曾為參知政事改葬叔
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
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
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
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
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群臣建議歸咎
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
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為天下
後世臣子無窮之利也

國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詞賦其解釋諸經者名曰明
經不得與進士齒王安石罷去詞賦惟以經義取
士元祐元年十一月立經義詞賦兩科用侍御史

劉摯之言也

孫公談圃

宋孫升撰

趙叅政杅閱道初好神僊術在成都僧上詩云須
向維摩頂上行閱道遂悟後有道士獻紫金盃閱
道拒不受道士求金三兩易之閱道曰吾以三兩
凡金換奇金不可在青州有何郎中相傳晉時人
公招之至則鬚髮皓白肌膚如槁木龍鍾幾不能
步而飲啖自若閱道問其羸使兩吏扶掖而出至
門外則行步如飛吏還報閱道大駭使健步追之

已失所在閱道後歸鄉里一日忽遍辭親友其子
屺怪其形色異常問後事閱道厲聲斥之少頃跌
坐而化

呂相端奉使高麗過洋祝之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
維摩經為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
之聲起于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
去伯易在禮部求奉使高麗故實遂得申公事
故楊康國錢勰皆寫此經往豐稷為楊掌牋表言
東海洋龍宮之寶藏爾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

巨浪使人臥木匣中雖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嘔唯
飲少漿舟前大龜如屋兩目如巨燭光耀沙土舟
人以此卜之見則無虞也

子瞻以溫公論薦寵眷甚厚議者且為執政公力言
蘇軾為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
為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又言
王安石在翰苑為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安
石止可以為翰林則軾不過如此而已若欲以軾
為輔佐願以安石為戒

子瞻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

公率傳堯俞王崑叟言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
為無蔽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為無失雖不明

言其意在此久之御批軾特放罪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
風走石群匠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

忽仆于碑下死

蘇洵明允作權書永叔大奇之為改書中所用崩亂
十餘字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溫公大更法令欽之子瞻密言宜慮後患溫公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二人語塞而去方其病也猶肩輿見呂申公議改都省臨終牀篲蕭然惟枕間有役書一卷故公為挽詞云漏殘餘日一榻曾不為黃金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逋使數

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胸中治獄多所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相耶

公曰荆公三經學者以為如何余曰荆公學尤邃於理非後生所易知故學者又為穿鑿所謂秦有司負秦法度也然荆公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贄牛耳

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
詩誰謂鼠無牙荆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
昔曾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
較公曰然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
其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
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
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
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

此子必宰相元祐果大拜

契丹犯澶淵奏至寇準適在病告 上遣數輩召與

計事準辭疾復遣衛士舁病而入亦不至明日準
入對上引視二圖一江南一蜀中也準曰江南必
王欽若蜀中必陳堯咨也二人以其鄉里皆亡國
語不可固請鑿輿親征即出懷中所擬將校姓名
凡數百人詔勅皆具天戈即日言邁遂平大寇準
之力也

聞見雜錄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郊構亭花側榜曰
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
明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張文懿為射洪令時出城遇村寺老僧于道邂逅過
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
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
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
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
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

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
復為相明日當來但減算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行營雜錄

趙葵錄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
與通家一日薦其友人於鼎臣求為聞達于朝鼎
臣即繳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
叙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
之曰我來雖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
有數帖與吾夫祝私事恐爾家以為疑索火焚之

而去

成都漆工艾延祚甲午歲為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緣上大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狼籍至夜遂下樹臥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十人傳呼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伐叛討逸悉奉行天誅也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豎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所用神廟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率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判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邪宰相又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

訕上語下詔獄欲寘之死上獨庇之得出方在獄時宰相舉軾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此不臣也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推求時相語塞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頗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中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為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後熙豐諸臣當國元

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荅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為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初陳橋兵變太祖整軍從仁和門入建炎南渡御蹕
過杭聞縣名曰仁和上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遂
有定都之意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娼疑故人女
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乃入曰豐
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者以
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
京尹有契明日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
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廕且擇

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
指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
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
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
官密院編修

鐵圍山叢談

蔡條撰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
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

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翊日聞奏太宗大怒謂猶仍五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為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携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惟命即奉刀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倘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踈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

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于闐國朝貢使每來必携其寶鐳以往反自國初迨
今如是也我主客備見之寶一鐵鐳耳蓋其來道
涉流沙踰三月程無薪水馱挈其水而行是鐳者
投以水頃輒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高齋漫錄

宋曾慥撰

大祖皇帝既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或以師老為言
太祖不能決時納言趙中令晉守汴都走書問之
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

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即日
班師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
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礼明年
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
之言他日縱當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
右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
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茶與墨二者正相

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
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
也譬如賢人君子黜哲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
公笑以為然

李賓王利用鄱陽躬行君子也嘗云郭林宗作玉管
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
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

春明退朝錄

宋敏求述

宋衮嘗言律云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亞六經之文也

宋景文言人之屬文有穩當字第思之未至也又
曰為文是靜中一業耳

孫之翰言 太祖一日召對趙中令出取幽州圖以
示之趙令詳觀稱歎曰是必曹翰所為也帝曰何
以知之普對方今將帥材謀無出於翰此圖非翰
他人不可為也翰往必可得幽州然既得幽州陛
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持圖歸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名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故
事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公子儀愛其書

曰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記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 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曰太平御覽又詔翰林承旨蘇公易簡道士韓德純僧贊寧集三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卷書成命贊寧為首坐其書不傳 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不欲以后妃婦人等事廁其間別纂彤管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僖

公裒歷代帝王文章為宸章集二十五卷復集婦人文章為十五卷亦世不傳

本朝之制凡需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袞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予按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得之矣

錢氏私誌

錢惟演撰

郭傳師大尉說曹南院知渭洲夏人撓邊有智將韎鞞與渭對壘下十餘寨宿兵十餘萬夏人歲遣數

百騎精銳覘視兩界曹患鞞鞞智勇我探騎伺彼
巡邊兵未適鞞鞞踰月病不能起曹乃於界首設
一大祭賻器物照耀原野用祝版云大宋具位曹
某昭告于夏國都護某人公累以蠟書約提所部
歸我大宋我待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
令百騎守祭下望其兵近即舉火燒祭并所用銀
器千餘兩悉皆棄而遁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而
去後旬月夏國殺鞞鞞其下二十餘帳反側不安
率衆內附拓地數百里獲生口數萬羊馬橐駝不

可勝計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為憂有
道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
矣因請書以行印即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
盤谷序愿不遇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
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寂寞之濱權臣
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
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眄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
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

來地亦可以驂駕鸞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
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
云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吃飯處開口閉目處沒理
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
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
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個有血性吶漢子子瞻若
能脚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
力向前珍重珍重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

五福六極為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
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為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
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
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
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
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
也

晉公談錄

宋丁謂編

真宗即位有慧星見于東方真宗恐懼不敢詢于

掌天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生王得一入見見
聖容似有憂色密詰于中貴中貴述以聖上憂懼
慧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動十年方
應至十年果契丹兵寇澶淵聖駕親征

景德中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
日食盡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
云主兩軍和解真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志
亦云和解尋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
好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召賢所
行詔詰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
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爾當深誠孛戮示
衆朕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則
孛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
衆皆服之

王文正筆錄

王曾撰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更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
翊戴嘉謀偉量時稱明相自云執政之地生殺舒

慘所繫苟不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
畢至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為難嘗
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可為宰相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
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
可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
為人因共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即令記錄俾俟
歸朝日亟命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至
闕上復先省記之會外計闕官即與同列擬定名

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歸私第斯人投刺來謁公
方議委使辭而不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
轉漕之任上默然不許公退而歎駭惕息累日乃
知昨暮造請雖不之見已密為伺察者所糾而此
人訖真宗世不能用公不欲指其名而每戒同列
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煥知舒州屬因事涉江
公實侍行俄而風濤暴作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
善相人遽白曰此有真相孰敢為害何懼之有是

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
焉

建隆中興師伐蜀王全斌曹彬等為帥沈倫總隨軍
轉漕安撫實同謀議將行上密戒諭曰平蜀之日
府庫聚積管籥自主之賞軍用度外諸將求取皆
勿與及王師克捷全斌輩皆以賞薄為名詣倫致
請倫盡以管籥與之及還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隱
匿寶貨金帛各行降黜獨倫及彬無所染上深加
嘆因責倫不遵前戒縱成其過倫對曰全蜀已平

金帛固無足惜且勿與則志不滿情不安或至生
患是以與之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至公性靡阿順總領計司多
歷年所每便坐奏事 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
誚讓公歛裾踧踖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
俟上意稍解復進確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
上察其忠亮多從其議當時言稱直公為之首

貴耳集

宋張端義撰

慈聖曹后一日見神考不悅問其所以荅曰廷臣有

謗訕朝政者欲議施行慈聖曰莫非軾轍也老身
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士問是誰曰軾轍也
朕畱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黃州之謫
德壽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
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雖學士大夫未嘗
說到這裏

太宗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
易虐上天難欺用蜀檮杌中所載孟王昶文云朕
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

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
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
是切足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
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
凡二十四句昶亦可稱後熙陵表出言簡理盡遂
成王言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周
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犯
八音襍律宮呂奪倫是不克諧矣天寶多曲遍繁

小史補編 卷之三
聲皆曰入破破碎之義明皇幸蜀宣和之曲皆曰
犯犯者侵犯之義二帝北狩曲中之識深可畏哉
紫巖張公謫居二水憂國耿耿一日慨然作九墨筇
枝銘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固已昭
昭斯為瀟洒之寶子孫與之逍遙筇之銘曰用則
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將焉用彼
鄭衛之音皆淫音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衛音何
也衛詩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
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國老談苑

王君玉撰

太祖以范質寢疾數幸其家慮煩在朝大臣止令內
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噐皿不具內夫人奏知太祖
即令翰林司送果子牀酒噐凡十副以賜之復幸
其第因謂質曰卿為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奏曰臣
向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
用噐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猥蒙厚賜有涉近
名望陛下察之尋薨開寶中因相位乏人太祖累
言范質真宰相嗟悼久之

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
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謂多遜
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太宗嘗冬月命撤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苦寒上曰
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哉

真宗初即位暇日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
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為誥命施
之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織之言
豈足軫慮思較輕重於瑣瑣之儒哉願棄末務大

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深矣
仁宗在儲宮 真宗慎擇官僚皆難其人魯宗道時

作正言慷慨敢諫忽一日便坐召對真宗曰太子
天下之本當得正人輔之今以付卿其盡心以導
吾子宗道退讓敦獎遣之翌日除右諭德
曹彬初克成都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度食
具戒左右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泊事寧咸訪其親
以還之無親者備禮以嫁之彬平蜀回輜重甚多
或言悉奇貨也 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銖金

寸錦之附

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遺賂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於方鎮由質絕之為相輔居第止十一間門屋卑隘周太祖嘗令世宗詣質時為親王軒馬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即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為治第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繡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章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訴於宰府旦徐曰瓊微之帛因應自至柰何彰國以密符督之也

曹璨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泊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為使者歷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畢坐無荅者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歸徑趨書閣闔扉以自
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常以蝗旱憂愧辭
位俄而疾發不食 真宗命內饗煮肉糜宸翰絨
噐以賜日常三四旦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
坐台司今旦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
未幾而絕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壻蘇耆力排而
止之

蘇易簡在翰林 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
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荅曰忠孝一生心上

悅以所御金噐盡席悉賜之

李宗諤為翰林學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 真宗嘗
語侍臣曰臣僚家法當如宗諤

查道以謹儉率已為龍圖閣侍制每食必盡一噐度
不勝則不復下筋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
如是惜之

魯宗道以孤直遇主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每中書罷
歸私宅別居一小齋繪山水題曰退思巖獨將其
間雖家人罕接焉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耶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徐鉉為散騎常侍 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淳化中上苑象斿 太宗命使宣問鉉象胆所在鉉對曰請於前左足求之果得以進詔復詢之鉉曰

象胆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臣故知耳初自南唐入京市宅已歲餘見宅主貧困之甚因召而謂曰得非售宅虧直而致是耶予近撰碑獲潤筆二千可償爾矣宅主固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後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慎說文一部謹細無誤一日擲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投筆而絕

張詠鎮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為人所割詠詰之爾於鄰近誰氏最隙訴者曰有甲氏嘗貸粟於某家不

遂構怨之深詠遽遣去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貨之
父老如教翌日有百姓訴殺牛者詠謂之曰爾割
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遂伏
罪時謂神明焉

清夜錄

孔子問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
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為一兆
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三人之賢
不賢所未識子曰君子執漆雕氏言人之美也隱

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審余每觀此言未嘗不擊
節歎賞蓋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行已也正捫心無
慊何以卜為三大夫皆所事何敢以家臣而議主
君之賢否但觀其卜龜之繁簡則賢否較然矣
豪傑之士所在有之然豁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
大志必如唐太宗則能使之聞風作興否則雖楚
有材晉實用之或反為吾國之患燕不能留樂毅
而毅為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為秦用晉不能
致王猛而猛為符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

徽為契丹用蓋必有非常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駱賓王作復唐祚檄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武后覽之曰宰相之過也安有如此材而使之流落不偶耶

漢制卿駟馬右駮故有五馬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輿服志諸侯駟馬駮以一馬南史柳元策兄弟亦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謝靈運為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亭

閒燕常談

董弁撰

張昌言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詰詰遵父命不承田遂蕪廢者三十年元豐中鄰人告官移文二家皆弗取郡守劉斐言諸朝願以田給州學朝廷嘉之卒還种氏昌言名聞位至給事中夫世有爭鄰畔頭步之田至相紛競甚者兄弟宗族鬪訟堅不肯已遂為世讐者亦聞种張之事乎

章聖朝馮守信為步軍指揮使遇郊禮其弟欲以己子冒為守信子以助高蔭守信不可曰吾自行伍蒙上拔擢至此愧無以報稱奈何欺君是歲并子不蔭以明其一無所愛予近見士大夫仕至通顯以兄弟之子冒己子而受高蔭者多矣恬不為非人亦不以為怪訝也甚者以他人而為己之有服親以冒異姓恩澤者聞守信之風盍知愧乎

張乖崖公常言見事有三難能一也見而欲行二也當行必果三也前輩於事精思如此是所以大過人也又云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若凡一日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予每佩服斯言

大宗朝王濟主漳州龍溪簿時福建諸郡輸鶴鴿為箭羽既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甚急民間苦之濟輒以便宜喻郡民用鴉翎代之因附驛以聞詔可其請施及秀郡民咸德之

宋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

星大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斂錢以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腴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懽呼感戴者

裴譔為史思明所得偽授御史中丞時思明殘殺宗室譔陰緩之全活者數十百人此事見談賓錄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取有籍可據以取則無遺矣虜酋立命取

籍蒼黃間玉牒所有吏已持至南薰門亭子矣會虜使以事暫還此夜惟監交物官數人在焉戶部邵澤民溥其一也遽索視之每揭三二板則掣取一板投之火爐中歎曰力不能遍存之得預名被藝者可以免計一籍中掣取而藝者亡慮十二三俄頃虜使至吏舉籍以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獲免者皆澤民之力也而人多不知予因閱裴譔事故志之

退齋筆錄

侯延慶撰

元豐中王荊公乞罷機政寓於劉沆相宅幾兩月神宗未許其去沆之子瑄嘗謁公坐間聞公云化成任處在近可令呼來化成者工課命老僧也少頃化成至公作一課更為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至宰相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問命又不待做官但力乞去上未許只看易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地出令斬一漕臣明日

宰相蔡確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此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齊東野語

周密撰

嘗秋早上問執政禱雨於天地宗廟社稷合用牲否周益公奏止用酒脯幣帛上曰雲漢詩云靡神不

舉靡愛斯牲則是合用牲矣可與禮官等考訂之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為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眾
侍從上許之且曰當置酒殺為汝助說拜謝退而
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
不平已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說為表謝因附奏
臣嘗奏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
也既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未散否對曰彼
既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
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止忽報中批陳

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撫然而罷其
用人也又如此

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許便宜
黜陟初上問大計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州別遣
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從
以張浚劉光世以相首尾浚發行在王彥統八字
軍從之浚以御營司提舉事務曲端屢挫虜欲仗
其威聲乃承制拜為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
抵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帥四年春金虜婁室破

陝州李彥仙死之既而與其副撒離歌及黑峯等
寇邠州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虜引衆來
犯又為端所敗既而虜勢復振獻策者多以擊虜
為便浚於是欲謀大舉召端問之端曰平原易野
賊便於衝突而我師未習戰須教士數年然後可
以大舉復謀之吳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
後可以徐圖浚曰吾非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
急不得不為是爾浚以端沮大議意已不平而王
庶與端有龍坊之憾因譖之曰端有反心久矣盍
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遷之秦州獄其部將張中
孚李彥琪並諸州羈管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為命
及為庶譖無罪而貶軍情大不悅

西事記云張浚之至陝西易置諸路帥臣權勢震撼
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貸其
賦五年金銀糧帛之運不絕於道所在山積浚為
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有志而昧於用人短於用
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奪其兵廢之西人為之失望
浚於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兀木聞變自京

西星馳至陝右與婁室等會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萬馬十一萬會戰于耀州以熙河經畧劉錫為都統制與涇原經畧劉錡秦鳳經畧孫渥環慶經畧趙哲各帥所部兵以從吳玠郭浩極言虜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犄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軍行至富平縣吳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也將戰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擁兵驟至直擊環慶軍會趙哲離所部未至哲軍遂驚遁

而諸軍悉從之大潰陝西為之大震浚聞軍潰自邠州退保河池縣又退保興州遂歸罪趙哲斬之責劉錫合州安置陝西兵皆散歸本路吳玠收秦鳳餘兵閉入散關關師古收涇原餘兵保岷鞏孫渥收涇原餘兵於隕成鳳三州未幾大散關復不守浚時止有親兵千餘人又退保閬州或建策徙治夔州劉子羽以為不可遂檄吳玠郭浩據和尚原而虜復至於是下令徙治潼州軍士皆憤取其榜裂之乃止

西事記云張浚之戰於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
銳於進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練軍士欲亟
決勝負於一舉故至於敗遂走興元又走閬中陝
西諸郡不殘於金人者亦皆為潰兵所破矣既而
張中孚李彥琪趙彬相繼降虜遂犯秦州又犯熙
河及圍慶州於是五路悉陷浚以二人皆曲端心
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復譖端不已時西人多上
書為端訴寃者浚亦忌其得衆心乃殺之于秦州
獄時人莫不寃之軍情於是愈沮矣紹興元年浚

以關陝失律上章待罪朝野無敢言其事者至四
年二月浚選朝時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撫輕
失五路坐祠四川用劉子羽輩小人而無辜殺曲
端趙哲以至倣秘閣以崇儒擬上方以鑄印及既
敗之後被召不肯出蜀等罪遂罷為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洞霄宮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

秀水閒居錄云魏公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
雜學士權出人主右竭蜀之財悉陝之兵凡三十
萬餘與虜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其

將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閩中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遣俾居福州而已其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乃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命吳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既而師古戰敗降賊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存階成而已

趙鼎傳云鼎再相已逾月或以未有施設為言鼎謂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張德遠非不欲有所為其效可見亦足以戒矣時議回臨安鼎奏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恢復之意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地此論不足恤也

何氏備史云張魏公素輕銳好名士之虛名者無不罕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為

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為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鄴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于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為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使魏公

未死和議必不成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澗上閑談云近世脩史本之實錄時政紀等叅之諸家傳紀野史及銘誌行狀之類野史各有私好惡固難盡信若誌狀則全是本家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詞又不可盡信與其取誌狀之虛言反不若取野史傳記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脩四朝史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遣蠟書疑鄴瓊之語亦是潘遠紀聞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

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萊公紀事中意
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為心法其說皆淺
近易見乃畧不審其是非作之信史欲傳之千萬
世可乎

北邊備對

程大昌撰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則為東海在廣南則為南
海人人得而聞見不待證說若夫禹迹所及西境
流沙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
不著于經則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

茶
四海也漢武帝事遠有效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

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非道聽塗說之比也

於是條支之西有海焉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

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其輩親至其地也至

於西海之西又有大秦者焉即波斯也夷人之與海商

皆嘗往來若夫北海則又其甚遠矣而霍去病之

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

吉皆為匈奴所幽冥諸北海之上而唐史所載又

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焉在

海北岸也然則詩書所稱四海者實皆環夷夏而
四之非寓言若夫西北二虜有西海栢海青海蒲
類海蒲菖海居延海白亭海鮮水海皆常並海立
稱然要其實致則衆水鍾為大澤如洞庭彭蠡之
類故借以名之非真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
河北得水便名為河塞外有水便名為海其說確
也班固叙張掖之水曰羗水出羗中東北至居延
入海則真以居延為海矣

秦漢河南漢史凡記三輔以及虜事而曰河南者非
洛陽河之南也上郡北地隴西朔方西河皆在積
石豐勝龍門三河之南故曰河南

北狄者大王之獯鬻宣王之玁狁幽王之犬戎桓公
之山戎也為其居四夷之北故總名北狄也至戰
國遂有林胡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至漢初東胡
遂為冒頓所并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即漢世之
匈奴也漢史之叙北狄事自秦以前皆名為犬戎
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以匈奴為
國號久矣若以時世求之則蒙恬所卻之胡其酋

長即頭曼也故漢史曰頭曼不勝秦而北徙頭曼者
冒頓之父也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又增稱撐犁孤
塗單于史著其義曰撐犁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
貌也自秦至漢在北最强者惟此一族他虜雖盛
莫之與京也後魏之世蠕蠕社崙始改稱單于為
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
單于也突厥也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陽以
鐵工屬蠕蠕已而益大改稱突厥突厥者斝牟也
以斝牟名國明其肇迹于兵也唐初頡利大盛所
據之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
而力亦相抗若夫元魏拓拔本亦北虜其勢既盛
乃竊用中國禮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為偏北
之虜故皆不錄唐自突厥以外其疆大能與中國
抗力者薛延陀回紇紇吐谷渾四種最大若吐
蕃雖嘗侵入北境其實西戎也

契丹五代史曰契丹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故
地或云亦鮮卑別種戰國之世命為東胡者是也
及阿保機併小族稱帝援立石晉又得其所割鴈

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十六州蓋其地東北有盧龍塞西北有居庸關中國恃此以限界北狄自十六州既割之後山險皆為虜有而河北盡在平地無險可以拒守矣

回紇

九姓

唐史回紇者其先匈奴也後呼鐵勒薛延陀者回紇之部落也貞觀初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強已而回紇攻薛延陀併有其地遣使獻功太宗為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乃以回紇部為瀚海部督多質葛部為燕然部督凡六部

督天寶初回紇之臣裴羅襲破拔密自稱骨咄祿毗伽款可汗天子以為奉義王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鞬山南去高闕無二千里則去塞甚不遠而又盡九姓之地九姓者曰樂葛羅曰胡咄葛為族凡九姓也其後裴羅又殺白眉可汗得地愈廣盡得古匈奴地肅宗初遣兵助廣平王收長安帝以幼女妻之此在唐之中世北虜最强者也匈奴之族雖曰逐水草遷徙不常然亦擇形勢便利據一地以為之庭猶中國之有京邑也遇賊爭游

小史補編 卷之三
獵則隨事而出事已復歸其舊其設險據要畧與
中國同惟不建築城郭則大異耳

東西南三夷皆以有城郭為固至於北夷則以不立
城郭為武韓安國曰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
颶風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漢叙西域諸
國有城郭國有行國城郭則其築城有守者也行
國則不立城郭而以馬上為國者也

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
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
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
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為涼肅耳沙回
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
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拄大河是又一折
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
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
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長城古來築長城以扞北虜也四世燕趙秦隋也秦
制多承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於

造陽而至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屬于高闕代者雁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之城但能並河而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已并六國天下為一西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悉為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迄西殆萬餘里

無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也秦但補築使足耳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蔚則極北而與虜邊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為城以城中夏勝地固當在此矣志又曰開皇城起岷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跡脩築夫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為胡地後為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

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得
有何由可施版築也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
所不傳故槩言因古跡修築也以此知古事湮落
無載者多也元和志又有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
界河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迹矣
大漠漢趙信既降匈奴與之畫謀令遠度幕北以要
疲漢軍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而大漠之名始通
中國也幕者漠也言沙磧廣莫望之漠漠然也漠
以後史家變稱為磧磧者沙積也其義一也

玉門陽關漢之兩關皆在燉煌郡壽昌縣通典曰漢
龍勒縣也玉門在縣之北陽關在玉門之南故曰
陽一陽而設兩關者自此而趨西域有南道故也
居庸關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
無有間斷也此其為山不同他地蓋數百千自麓
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靡通微徑名之
曰此居庸關也者即其最北之第八陁也此陁東
西橫亘五十里而中間通行之地才闊五步即李
左車謂井陘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險可以

類推也

天山即祁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祁漫羅山蓋虜語謂祁連也時漫羅也祁曼羅也皆天也通典元和志於張掖縣既著祁連山矣而伊西庭三州皆有此山則是自其張掖而西至於庭州相去三五千五六百里而天山皆能周徧其地則此山亦廣長矣

陰山漢朔方之北雲中之南代郡之西高闕之東有陰山焉又有陽山焉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予以史漢本文考之始知陰山陽山皆在豐勝河之北謂為河南者誤也

燕然山後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與耿夔出朔方鷄鹿塞至涿山與南匈奴兵合憲分遣精騎與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八十一部俱降遂登燕然山去塞五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若夫燕然山者必在速邪鳥之地而速邪鳥必在漠北而非薊之燕山也

烏支山霍去病元狩三年出隴西有功武帝曰驃騎

涉狐奴轉戰六日至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
戰臯蘭下通典甘州刪用縣有焉支山匈奴失之
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說者曰焉
支關氏也今之燕脂也此山產紅藍可為燕脂而
關氏資以為飾故失之則婦女無顏色其說或然
也

浚稽山應邵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以為蔽障
路

金山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

金山之陽

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山有林木青白望如駿馬北
人呼駝馬為賀蘭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